

A Room of One's Own

吴  
尔  
夫  
文  
集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〔英〕弗吉尼亚·吴尔夫 著  
贾辉丰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of One's Own

吴尔夫文集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---

〔英〕弗吉尼亚·吴尔夫 著  
贾辉丰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Virginia Woolf

A Room of One's Own

根据 Harcourt, Brace and World 1957 年版译出。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间自己的房间/(英)吴尔夫(Woolf, V.)著;贾辉丰译.—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吴尔夫文集)

ISBN 978-7-02-009845-3

I. ①—… II. ①吴…②贾… III. ①妇女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世界  
IV. ①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2049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  
装帧设计 柳泉  
责任印制 李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0千字  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插页3  
印 数 1—6000  
版 次 2003年4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45-3  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## 译 序

此书的翻译,始于二〇〇一年三月,终于二〇〇二年二月,约略用了一年的时间。因为大体上是在纽约完成,也不妨弄些玄虚,将这一过程分为“前九·一一时期”和“后九·一一时期”。如此一来,心情上就有了沉静与浮躁之分。昔日只在书报影视上听闻的许多事情,如今一一都到眼前。此时此刻,埋首于一位上个世纪初女性作家的作品,即使她给人称作现代主义的先驱,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。况且,译来又给谁读呢?

但所谓“经典”,就有一种力量,它跨越时间与空间,显示出存在的本真,在我们内心,建立起稳定。所以,靡靡沸沸中,我亦耐了性子,每天几百字,一日日译下去,到底完成了与编辑的约言。

吴尔夫的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,本是基于两篇讲稿。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六日,吴尔夫自伦敦两次来剑桥大学,分别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,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演讲。此后,一九二九年三月,她将两次演讲合为一文,以《女性与小说》为题,发表在美国

杂志《论坛》上。而此时，她的小说《奥兰多》出版，大获成功。她遂以此书所得，在位于罗德梅尔的别墅园中，为自己造了一座小楼，并在这里，将《女性与小说》大加修改和扩充，写出了《房间》一书。

早在一九一七年，她与丈夫伦纳德·吴尔夫就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（此间出版社在英国出版史上颇有些名气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的手稿，就曾交吴尔夫夫妇看过，谋求在这里出版，后因事未果），《房间》一书完成后，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国出版，同样获得成功，甚至另外印行的六百册限量签名本，也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。

此书出版的前夜，吴尔夫曾经说出她的心情。她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出版在即，且让我概括一下我的感受。摩根不肯评论此书，这多少有些不祥。这令我怀疑，书中有某种尖刻的女权主义味道，我的朋友们不会太喜欢。那么，据我的预料，我将看不到批评文字，除了利顿、罗杰和摩根的调侃；报刊会是友善的，说说它如何动人啦，如何有生气啦；而且，人们将指责我是个女权主义者，甚至暗示我是个女同性恋者……”

吴尔夫的预感，果然不错。后人对此书的领悟，大体是循了这一个路子。但所谓女权主义，日益有了正面的意义，乃至有人将此书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。

如此言说,当然也有道理。因为不过是在一八九一年,英国法典中刚刚取消了有关条例,从此禁止丈夫将妻子闭锁在家中。而迟至一九一八年,英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,而且仅限于三十岁以上的女性户主。对于女性所受的歧视,吴尔夫的感受是深刻的。

但如果断言吴尔夫是在倡导女权主义,我倒是有怀疑。在我看来,吴尔夫并非长于鼓吹和煽动的斗士,毋宁说她是一个观察者、记录者和思索者。她看到社会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,虚构一个故事,绵绵密密地讲出来,将问题提交给大众,尤其是新一代的女性。要人们自己去思索,对问题的前因与后果,给出真确的答案。她并非站在一种女性的立场,作某种诉求。她希望的,是社会的进步与改善,乃至人的进步与改善,对此,她其实持了现实与乐观的态度,相信它的实现是可以期待的。

另外,吴尔夫对于男女两性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属性,也分判得很清楚。比如,她说道:“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。必须说,对它的遏制或虚耗都会让人大为惋惜,因为它是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严厉钳制后赢得的,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。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、生活,或像男人那般模样,也会让人大为惋惜,想想世界的浩瀚和繁复,两个性别尚且不足,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?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、而不

是其共同点吗？”准此，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她对问题最终解决的某种悬想。

不过，身为男性，我怕不能避免，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，自己也有偏颇。我曾忽发奇想，觉得如果全由女性来译吴尔夫，或许对她的理解，也就更透彻些，甚至译文中文字的轻重缓急，也会有所不同。

《房间》一文之后，另有六篇随笔，其中《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也是由吴尔夫的一篇讲稿充写而成，写作时间甚至比《房间》早了五年。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檄文，不仅很有力度地反击了当红作家本涅特的偏颇之论，而且可圈可点地把传统小说创作与现代小说创作界定出来，成为研读吴尔夫的必读之作；其分量之重，不亚于《房间》。其余五篇，皆是由编辑遴选，遵命译出，以便足成一书。文章选得有趣，怀人、叙事、评论文学，读者可从不同的侧面，见出吴尔夫的文章与性情。

本书在翻译过程中，得到了多人的悉心帮助。章颖女士曾通读全部译稿，指点错译或漏译，杰基·米切尔（Jackie Mitchell）女士和艾德·施耐德（Ed Schneider）先生亦曾为我答疑解惑，于书中的文字乃至事件、历史和地理背景，多有指教。谨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。

译者的工作，有点儿类似于“代圣人立言”，必得去揣摩进而再现作者本来要言说的东西。逞才则过，才短则不及，过与不及，都会可惜了这位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



明镜台”的才女。其实,以“才女”名之,未免唐突,因为她本是言及现代主义文学,必不可遗漏的一位大师。

译者

二〇〇二年六月

## 目 录

译序 .....	( 1 )
一间自己的房间 .....	( 1 )
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.....	(129)
现代书信 .....	(156)
莱斯利·斯蒂芬 .....	(161)
船长的临终病榻 .....	(169)
关于评论 .....	(180)
关于阅读 .....	(199)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## 第一章

或许,各位会问,我们请你,是来谈女性与小说——这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。请容我做些解释。得知大家请我来谈女性与小说后,我坐在河岸上,开始思索这几个字眼儿。它们可能意味着谈谈范伯尼<sup>①</sup>;再谈谈简·奥斯丁;称颂一番勃朗特姐妹,连带勾勒一下雪中的霍沃斯寓所<sup>②</sup>;说到米特福德小姐<sup>③</sup>,不妨讲几句俏皮话,但对乔治·爱略特,就得抱有敬意;再提一提盖斯凯尔夫人<sup>④</sup>,

---

① 范伯尼(1752—1840),英国女小说家和书简作家,著有《埃维莉娜》等书。

② 霍沃斯寓所,勃朗特一家的住所,位于英国的约克郡,现为勃朗特博物馆。

③ 米特福德(1787—1855),英国女剧作家、诗人和散文作家,著有叙事诗《克里斯蒂娜》,剧本《利思齐》等。

④ 盖斯凯尔夫人(1810—1865),英国小说家,著有《玛丽·巴顿》等长篇小说,并著有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。

就算中规中矩了。但转念一想,这几个字眼儿,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所谓女性与小说,可能意味着、或者按你们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;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小说;也许,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;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,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。最后这个角度似乎最有意思,但当我真的如此来考虑这个题目时,才发现它有一个绝大的麻烦。我将永远得不出结论。我将无法履行在我看来讲演者的首要义务——在一小时的讲演后,说出一点纯粹的道理,让大家可以裹在笔记本里,一辈子摆到壁炉上。我能做的,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——女人要想写小说,必须有钱,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;而如此这般,大家将会看到,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。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,就我而言,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为了略加弥补,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向大家说明,我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。我将尽可能完整和随意地向在座各位阐明我的思路,而它又是如何引导我想到这一点。或许,一旦我将我的思想剖析清楚,大家就会发现,这一说法背后的成见,其实与女性有些关联,与小说也有些关联。无论如何,一个题目,如果众说纷纭——任何与两性有关问题都是如此——就难以指望能讲清楚道理。你只能说明,你是怎样得出你现在的这番道理。你只能让听众在看到

的局限、成见和倾向后,有机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。在这个问题上,小说较之事实,很可能包含了更多道理。因此,我打算利用小说家拥有的全部自由和特权,向大家讲述一个我来此之前的两天中发生的故事——面对各位交待的这个让我不堪重负的题目,我是如何来思索,如何出入我的日常生活,对它加以演绎。不必说,我要讲述的事情并不存在;牛桥<sup>①</sup>纯属杜撰,弗恩翰学院也是如此;所谓的“我”只是对什么人的方便称谓,并非实有其人。我难免信口开河,但兴许会有几分道理夹杂其中;需要大家去伪存真,决定哪些部分值得留存。如果我说的一无是处,大家尽可以把它整个丢到字纸篓里,再也不必多想。

那么,一两个星期之前,是气候和煦的十月,我(叫我玛丽·伯顿、玛丽·赛顿、玛丽·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——这都无关紧要)坐在河岸上,陷入了沉思。我谈到的女性与小说像道紧箍咒,加上需要对一个引起了种种成见和情绪的题目作出某些结论,这些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我的两旁,不知名的灌木,或金黄,或绯红,流光溢彩,仿佛争抢着在热与火中燃烧。更远处的河岸上,垂柳似有绵绵的忧伤,披拂下柔弱的长条。河面由着性子,倒映出天空、红叶和小桥,学生荡桨穿出,劈开的倒影

---

① 牛桥(Oxbridge),系由牛津(Oxford)和剑桥(Cambridge)各截取一半连缀而成。

又合拢来，倒像是他从未出现过。这里，人可以整日坐下去，沉湎于思想中。思想——我这样来称呼它不免有些夸张——听任它的钓丝没入水流。时间一分分过去，钓丝随着倒影和水草，东游西荡，在水面上时起时伏，直到——大家知道那种突然的拽动，一种想法在钓丝的那一端咬钩了，于是，你小心翼翼地将它拖过来，慢慢拉出水面？好了，不妨把这个想法摊在草地上，不管它是多么细小，多么微不足道。是一尾小鱼，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，等它长得再大一些，有朝一日，成为盘中的一道美味。我不想拿这个想法来絮叨，不过，只要留心，大家还是可以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听出一些端倪。

我的想法，虽然细微，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质——将它重新收拾到脑海里，它立即变得不安分，膨胀起来；它奔突冲撞，这里闪现一下，那里闪现一下，激起思想的湍流和波浪，让人不得安宁。就这样，不觉中我已疾步穿过了一片草地。突然，一个男人的身形出现在我面前，拦截住我。男人穿了常礼服和笔挺衬衫，显得很滑稽，最初，我甚至没弄明白，他比比划划的是冲我而来。他的脸上，纯是一副惊恐而又恼怒的表情。此时，直觉而不是理性搭救了我，他是校役，我是女人。这里是大学的赛马场，脚下就是跑道。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方能来此驻足。我的位置是在沙砾路上。这些都是瞬间转过的念头。我转身回到路上，校役的双臂垂放下来，面部又恢复了以往

的静漠，虽然跑道走起来要比沙砾路面舒服，但我也不能说受了很大委屈。对这所不管是什么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，我惟一能够抱怨的是，为了保护前后给碾压了三百年之久的赛马场，他们搅得我的小鱼躲得无影无踪。

现在，我已经记不清楚，是什么样的想法，令我忘乎所以地擅闯禁地。心绪的平和，像天上飘下来一朵云，因为倘若真的有心绪的平和，它就在十月一个晴朗的上午，绕牛桥的庭院或方庭而生。漫步在校园里，穿过古老的回廊，现实中的粗鄙像是渐渐消退了；身体仿佛收缩在神奇的玻璃柜中，没有声音可以穿透，头脑与事实失去了一切联系（除非你想再次闯入赛马场），自由自在地沉溺在恰与此刻合拍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。不经意之间，飘忽的思绪牵扯出别人几篇旧日的随笔，讲的是在长长的假期里重访牛桥，引我回想起查尔斯·兰姆<sup>①</sup>——萨克雷将他的一封信贴在前额上，无限景仰地说，圣人查尔斯啊。确实，遍数作古的前人（我想到哪儿，就说到哪儿），兰姆当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；人们必定乐于对他这种人说，好吧，告诉我，你是怎样写随笔的？在我看来，他的随笔甚至超过了马克斯·比尔博姆<sup>②</sup>，尽管后者的随笔可

---

① 查尔斯·兰姆（1779—1848），英国随笔作家，此处是指其所作《假日中的牛津》。

② 马克斯·比尔博姆（1872—1956），英国漫画家和作家，1898年继萧伯纳任《星期六评论》戏剧评论员。

谓完美，他的文章，充满恣肆的想象力，行文中时时爆发出天才的灵感，虽然因此出现瑕疵，不够精湛，却处处点缀着诗意。兰姆或许是一百年前来牛桥的。他当然写下一篇随笔——篇名我却忘记了——记叙他看到的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。那诗的篇名好像叫《利西达斯》<sup>①</sup>，兰姆写道，诗中的每一个字，本来都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而一念至此，他未免深深感到震惊。想想弥尔顿还须改动诗中的字句，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亵渎。这倒引得我去搜寻记忆中《利西达斯》的断片，自得其乐地揣摩弥尔顿会改动哪些字句，又是为了什么。我忽然想到，兰姆看的那份手稿距我只有几百码之遥，何不追随兰姆的足迹，穿过四方庭院，到那座保存了弥尔顿手稿的图书馆去。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我又想起，萨克雷的《埃斯蒙德》的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。批评家经常说，《埃斯蒙德》是萨克雷小说中最好的一部。但就我的记忆所及，他在文体上模仿十八世纪，矫揉造作，不免限制了自己；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来得自然而然——对此，只须阅读他的手稿，看看文字的改动是为了迁就文体，还是为了合乎道理，就可以得到证实。但这样一来，你就得决定什么是文体，什么是含义，这个问题——不过，此刻，我已经来到了图书馆的门口，我一定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利西达斯》，弥尔顿所著长诗，手稿保存在剑桥的三一学院。



是打开了那扇门，因为门口立即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，满头银发，像守护天使一样，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、而是以一袭黑袍，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他在挥退我的同时，低声抱歉说，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，才能获准进入。

这座闻名遐迩的图书馆，毫不在意它会遭受一位女性的诅咒。它庄严、沉静，将它的所有财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怀抱中，心满意足地酣睡不醒，对我来说，它将从此永远酣睡下去。我愤愤地从台阶上退下时发誓说，我将永远不会唤醒它的鼾声，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。距午餐还有一个小时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在草地上漫步，还是到河边小憩？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秋日，上午，红叶飘飘，落到地面上；或行或坐，都没有大碍。但耳边传来音乐声。前面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宗教仪礼。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时，听管风琴庄严地鸣鸣奏响。在那种安详静谧的气氛中，即使是基督教的哀伤，听来也像是对哀伤的回想，而不是哀伤本身；甚至古老乐器的呜咽声，也融入了一片恬静。我已经无意进入，即使我有此权利，没准儿这回教堂司事会迎面拦住我，要我出示洗礼证明，或学监的引荐信。这些巍峨建筑物外面的景致，往往与里面一样耐看。而且，看着教区会众聚到一起；出出进进，像蜂巢前的蜜蜂一样在教堂门口忙碌，也是件怪有趣儿的事。许多人方帽长